

群众演唱材料

曲艺

第二辑

中央群众艺术馆
中国曲艺研究会 推荐



編者的話

這一套“群眾演唱（演奏）材料”是由中央群眾藝術館會同中國戲劇家協會、中國曲藝研究會、歌曲編輯部以及其他有關單位聯合編定向讀者推薦的。

這些材料，大部是近兩年來，中央和地方涌現出來的優秀的作品。包括戲劇、音樂、舞蹈、曲藝等。其中有群眾喜聞樂見的民間傳統節目，有反映現實生活鬥爭的創作。

這些材料，在編選時曾注意到題材的廣泛性和形式的多樣性，並盡量選擇質量較高、簡短易學的作品。為了便利業餘藝術團體的排練，大部分作品附有專業藝術工作者撰寫的作品分析、導演提示、演唱或演奏說明，以及美術設計等輔導材料。

几年來，全國各地在發掘、整理民間藝術和組織群眾創作上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，涌現出不少優秀的作品。但，我們掌握的材料還有限，未能全部編選。且因各地情況不同，各業餘藝術團體的條件不同，已編選出來的作品，未必能處處適合，篇篇可用。我們只希望這部分材料能起到一定的交流作用和協助挑選的作用；同時希望各地文化藝術部門，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和需要就地取材，補充一些適合當地需要的節目，一并推薦下去，使群眾藝術活動的上演節目更加豐富多采。

編 者

目 錄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开会迷（相声） | 何 迟 | （ 2 ） |
| 飛油壺（相声） | 王國祥 | （ 27 ） |
| 南來北往（相声） | 逸 凡 | （ 36 ） |
| 都不怨我（相声） | 董鳳桐 孟憲堯 | （ 53 ） |
| 請医生（相声） | 王寶丰 | （ 61 ） |
| 一鍋稀飯（評書） | 吳 桐 | （ 68 ） |
| 一車高粱米（山东快書） | 王桂山 劉學智 | （ 81 ） |
| 侦察員（山东快書） | 聲 远 | （ 103 ） |

开会迷。

(相声)

何 遇

时间 今天

地点 天津

布景 垂幕上画着几张很大的开会通知，每张开会通知上都有几个很大的红色的“急”字，舞台中心有一桌，桌上铺着台布。

人物 甲：谁演他他就叫谁的名字，他穿着洗的发白的毛蓝布工装。

乙：是甲的朋友，姓名不详。

幕啓 甲乙二人先后登場，向观众鞠躬后，二人同时转身。

甲：（同时说话）原来是你呀！（握手）

乙：咱们可有一年多没见面啦！这会儿你在哪里工作哪？

甲：还在机器制造厂哪。

乙：搞什么哪？

甲：干铺床子啦。

乙：当施工，那太好啦！（仔细端详甲的面孔，摇头，驚嘆不已）

唉呀，你怎么这么瘦啊？

甲：嗯……你猜吧？

乙：（想）我猜……准是工作累的。

甲：（摇摇头）不是！

乙：学习太紧张？

甲：（仍然摇摇头）不是。

乙：那你怎么这么瘦哪？

甲：你不是问我怎么这么瘦吗？

乙：啊。

甲：（淡然）开会开的！

乙：（吃驚）什么？

甲：开会开的。

乙：开会开的？开会怎么能把人开瘦了哪？

甲：嘻，这都怨我們車間主任哪。

乙：怨你們車間主任？你胖也好，瘦也好，碍你們車間主任什么事啦？

甲：你听啊，我們这个車間主任哪，与众不同，成天价忙的满头大汗，没有一会儿闲着的工夫兒，不管見誰都面带微笑，事無大小一律積極努力，不管大小事他自己决不拿一点儿主意，一律由群众討論解决，外帶一点兒嗜好也没有，既不爱抽烟，也不好喝酒。

乙：那是好人啊！

甲：每到星期日休息的工夫，人家都是逛逛公園啊，看看电影啊，我們这位車間主任，既不爱逛公园，也不爱看电影。

乙：那爱什么呢？

• • •

甲：就爱开会！

乙：就爱开会？

甲：以开会为唯一的工作方法——他还有个说法，叫做“走群众路线”。

乙：没听说过。

甲：不但爱开会，还最喜欢在大会上讲话：他不但不管大小事都得开会，而且不管大小会都得作报告；不吃飯不睡觉他过得了，不开会不作报告他过不了。

乙：没听说过！

甲：在作报告这一点上他也有个说法，叫做“往下貫徹”。

乙：貫徹什么呢？

甲：凡是他認為要打通别人的思想时，就“往下貫徹”。

乙：真有意思。

甲：又是“群众路线”，又是“往下貫徹”，这就是“領導與群众結合”。

乙：这倒是结合得挺妙。

甲：久而久之，工人們給起了个外号兒。

乙：叫什么哪？

甲：叫“开会迷”。

乙：他开他的会，他作他的报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

甲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兼职多呀！

乙：他兼职多碍你什么哪？

甲：我兼的职也不少啊！

乙：那碍他什么啦？

甲：巧啦，我們兩人兼的職都兼到一塊兒啦！我兼这几職都在他領導之下，他召集开鑿，我得去呀！他作報告，我得听啊！

乙：噢！那么你們兩人到底都是怎么兼的職哪？

甲：你听啊：我是行政小組長，他是車間主任；我是工會福利委員，他是工會副主席；我是籃球隊干事，他是籃球隊隊長；我是伙食團委員，他是伙食團團長；我是業余評劇團秘書，他是業余評劇團團長。我在他領導之下，少說，一天得开五个会！就拿昨天一天說吧，八点上班，七点半先开个班前碰头兒会。

乙：討論什么問題哪？

甲：討論個別工人們为了打扑克、釣魚不上班，能否当作請事假照發工資的問題。

乙：那还用討論哪？

甲：十二点下班，吃完飯开工會委員會。

乙：討論什么問題哪？

甲：討論工人業余學校是否學習接生問題。

乙：沒听说过！

甲：开完会，一看表才一点半，离上班还有半小时，趁这工夫……

乙：休息休息吧！

甲：开技術研究會。

乙：研究什麼問題哪？

甲：研究施工車間和診療所的合併問題。

乙：施工車間和診療所兒怎麼合併哪？沒听说过！

甲：還沒開完技術研究會哪，到兩點啦，趕緊上班。六點下班，吃完晚飯六點三十五，撂下飯碗走出食堂，趕緊回……

乙：趕緊回宿舍。

甲：趕緊回車間。

乙：干嘛哪？

甲：開班後碰頭兒會。

乙：討論什麼哪？

甲：討論工人們下班之後，是個別回家還是排隊回家的問題。

乙：沒听说过，工人下班兒排隊回家？成小学生啦！

甲：開完班後碰頭兒會，一看表，八點四十五，大伙兒走出了車間，是直奔……

乙：是直奔宿舍。

甲：直奔禮堂。

乙：干嘛哪？

甲：開工会委員、工会小組長、積極分子聯席會。

乙：討論什麼問題哪？

甲：討論一百年後工人福利問題。

乙：一百年後的事，干嘛現在就討論哪？

甲：要展望一下共產主義社會的美丽远景啊！

乙：多美丽也甭这么老早就討論哪！

甲：开完会以后，大伙兒說，这回咱們可該回……

乙：可該回宿舍啦！

甲：可該回車間啦！

乙：回車間睡觉？

甲：不，回車間开会。

乙：怎么还开会呀？

甲：啊，是得开！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都七点半啦！又該开班前碰头兒会啦！

乙：一夜沒睡！

甲：这还有个名字。

乙：什么名字？

甲：叫做开会流水作業法。

乙：沒听说过。

甲：要照这么开会法，甭多，連着开这么两个月会呀，工人們就都……

乙：就都習慣啦！

甲：就都住院啦！

乙：是够嗆！

甲：說正經的，咱們这一年多沒見面，有件事我得告訴你。

乙：什么事呀？

甲：我有爱人啦。

乙：那我得給你道喜。

甲：先別道喜。

乙：怎么哪？

甲：差点兒吹啦！

乙：怎么？感情不好？

甲：感情好極啦！

乙：關別扭啦？

甲：沒關別扭。

乙：那怎么会差点兒吹啦哪？

甲：开会开的。

乙：沒听说过。开会跟恋爱这是兩回事，有什么关系呀？

甲：没关系？沒工夫見面呀！

乙：她不在天津？

甲：在天津，就在小王庄住。

乙：在小王庄住，怎么见不着面兒哪？

甲：你听啊！她也是工人，她要是歇日班，我恰好歇夜班；她要是歇夜班，我又歇日班；她星期三休息，我星期六；她星期六休息，我星期三；她星期日休息，我星期一。

乙：她星期一休息，你星期日。

甲：赶巧啦我們倆人碰到一天休息啦！（笑）

乙：見面啦！

甲：开会啦！

乙：真巧！

甲：从去年我們倆人就叫开会鬧的好几回都沒見着面。我愛人早就对我有意見啦！我們从今年一月就用電話聯繫，費了挺大的勁，聯繫來聯繫去，到今年三月二十号，才聯繫上。

乙：好嘛，聯繫了兩個多月！

甲：明兒三月二十一号——星期日，趕上我們倆都歇班，我們倆在電話里定規好啦，明兒早晨准九点在水上公園，五島，那個大花棚子底下，第五根磚柱子旁邊兒見面，不見不散。

乙：干嗎定規這麼仔細呀？

甲：要不水上公園那麼大，哪兒找去呀？三月二十，星期六，我下了班趕緊吃飯。吃完飯，騎上自行車回家。到了家，歇了一會兒，我把鬧鐘撥到七点半上，鑽被窩兒就睡。心里高兴，躺下不大會兒工夫就睡着啦。睡的正香着哪，就聽（大声的）當……！

乙：（吓一大跳）怎麼回事？

甲：鬧鐘响啦。

乙：吓我一跳！

甲：一看表正七点半。我趕緊起床，穿衣裳，下地，生火，燒水，漱口，洗臉，攏頭，刮胡子，擦皮鞋，把自行車兒推到當院，心想：從我這兒到水上公園得走四十分鐘，早点走，我早点到等她，別叫她等我。盤算好嘛，

一看表正八点，才一迈腿兒，就听外边叫門：梆梆梆梆
梆梆！开门一看……

乙：誰呀？

甲：通訊員老王，（注：老王可操河南口音）挺倔：“走！”我
說：“哪兒去呀？”“开会。”我說：“今兒星期日呀！”
“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！”“开什么会呀？”“業余評劇
團召開緊急會議。”

乙：怎么評劇團开会也找你呀？

甲：不是告訴你啦嗎，开会達是評劇團團長，我是評劇團秘
書嘛。

乙：那你怎么办哪？

甲：我說：“老王啊，我跟我爱人少說有好几个月沒見面兒
啦！劳駕，你帮我請個假得啦！”老王說：“那可不行，
开会是公事，你那是私事，你能为私事耽誤公事？”我
这么一听，对，走！

乙：哪兒去呀？

甲：（学老王）开会。我們倆人騎上車，直奔評劇團排演室，
到那兒一看表正九点。

乙：不用說，人都到齐啦。

甲：就开会達一个人在那兒坐着哪！大伙兒知道是开会達召
开的會議，誰都不願意來。

乙：那你就走吧！

甲：走不了啊！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开会迷在门口一坐，许进不许出！

乙：太损啦！

甲：十点三刻人才到齐，人到齐之后，开会迷说：“好吧，咱们赶紧开会。”开会迷宣布开会，大伙心想：“咱们听听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，非在星期日开会不可！”

乙：是得听听。那么到底为什么开会哪？

甲：为了买脸盆！

乙：什么？

甲：买脸盆！为了评剧团要买两个脸盆！

乙：买俩脸盆也值得开会？

甲：没告诉你，开会迷就这个毛病嘛！开会迷往桌子后头一站：同志們！今天咱们这个会，就是为了解决咱们评剧团的脸盆問題。我今天报告的題目是：“统一思想，统一步骤，为根本解决脸盆問題而斗争。”

乙：用得着費这么大的事嗎？

甲：（学开会迷）同志們！评剧团的全体同志們！男同志們！女同志們！導演、演员、舞台工作者，以及其他有关的諸位同志們！

乙：这个罗嗦啊！

甲：（学开会迷）同志們！在原始共產社會，我們是不演戲的，当时也没有評戲，因此，也就發生不了当前评剧团所存在的臉盆問題……

乙：这不是廢話嗎？

甲：（學开会迷）人類的物質文明一天比一天發展，一天比一天進步，因此，就產生了戲劇藝術，由於要演戲，就需要化裝，要化裝就必須卸裝，卸了裝，就需要洗掉它，為了洗掉它，就需要臉盆。

乙：這不跟沒說一樣嘛！

甲：（學开会迷）同志們，我們評劇團的臉盆太破了，當然破了就需要鋸，可是破的鋸也鋸不成了，因此，我們就決定買兩個新的臉盆。當然這兩個新臉盆早晚也會破的，不過還必須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，因此，臉盆是必須買的。可是，由於我們評劇團有男同志，也有女同志，在一般情況之下，男同志主張用素臉盆，女同志由於種種原因，就希望用花臉盆；同時男同志當中也有少數人願意用花臉盆的，而女同志當中也有少數人願意用素臉盆的，因此，我們就需要統一思想。否則，在買回臉盆的時候，如果全買的是素臉盆，那麼女同志會有意見；如果全買的是花臉盆，那麼男同志又會有意見。因此，我們就需要在矛盾中求得一致，在對立中求得統一，為了保證我們行動的一致，我們就需要首先取得思想上的一致，否則會因為臉盆問題而引起我們評劇團內部的分歧。

乙：這是哪兒跟哪兒呀！

甲：（學开会迷）因此在這個問題上，希望大家本着“知無不言，言無不尽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”的精神展開民主

的討論。大伙兒这么一听……

乙：这个乐呀？

甲：这个气呀！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怎么！這問題沒法討論哪！大伙兒心說：“好容易盼个星期日，为了芝麻大点兒事，把我們叫來，开这种毫無必要的会，开吧！反正我們不發言，我看你这个会怎么开！”

乙：哼，誰也不会滿意！

甲：开会迷等了十來分鐘，又动员大伙兒發言：同志們，別保持沉默，誰打第一炮啊？等了半天还是一个說話的沒有。又等了十几分钟，还是沒人說話。这会兒，开会迷一看大伙兒的神气就明白啦：“噢，你們这是成心跟我为难哪！你們成心不發言，叫我这个会沒法开是不是？好吧，反正我是主席，你們不發言，我决不散会！”

乙：沒見過这样开会的！

甲：这会兒开会的人，画小人的画小人，看小說的看小說，剪指甲的剪指甲，玩手表的玩手表。正僵着哪，开会迷的大兒子跑進來了：“爸爸，都一点多啦，怎么还不回去吃飯哪？”

乙：趙坡兒下駛，开会迷就回家吃饭去吧！

甲：开会迷看了看大伙兒，轉过头兒跟孩子說：“吃饭？找不到，你沒看我正开会哪嗎？看样子今天午饭是吃不成啦，

不用說午饭，就連晚饭也未必回得去！這麼說吧，這三五天之內你們就不用打算我回家吃飯啦，你們先吃得啦！”

乙：不像話！

甲：开会迷的大兒子出去啦。大伙兒一想：“這是开会迷成心跟咱們嘔氣啊！”干脆，更不發言啦！又過了十几分鐘，這會兒工會主席進來啦，一看大伙兒坐在那兒鴉雀無聲，低着頭，各人想各人的事，工會主席心說：“這是干什么呀？”就問：“星期日你們還不到外頭休息？走走走，出去玩會兒去！”

乙：那就走吧。

甲：這會兒有一位同志站起來說話啦：“主席，玩是談不到，你沒看見，這不正開會哪嗎？看這樣子，這個會大概三五個月未必能開的完。主席，我們求你點事，你務必給我們辦到了，請你派幾個人到我們家里，告訴我們家，這三五個月，我們是回不去啦，叫家里把被窩褥子給我們捎來。要不然，天這麼冷，一連氣兒開幾個月的會，不都凍壞啦！”工會主席一聽，不知道怎麼回事。

乙：誰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！

甲：“別開玩笑啦。”他一推門就出去啦。工會主席才出去，開會迷的孩子又來啦：“爸爸，您趕緊回去吧，我弟弟病啦！”

乙：那就走吧！

甲：開會迷瞧了瞧大伙兒，嘆了口氣：“唉，孩子，你沒看

我正开会哪嗎？大概在这三五年里这个会是开不完啦，回去告訴你媽，就說我托付她，叫她多費心把你弟弟送到医院去，要好了呢更好……万一要……誰叫我在这三五年里还得开会哪！”

乙：不像話！

甲：开会迷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抹着眼泪就出去啦；才出門兒不大会兒，厂長一推門兒進來啦，一看大伙兒这个样子，莫名其妙！就問：“你們这是干什么哪？！为什么不玩玩兒去？”

乙：趁这机会散会得啦！

甲：剛才說話的那位同志又站起來啦：“厂長，我們這是开会哪。看这样子这个会大概在这三五十年里是开不完啦！我們成年价在这兒开会倒不要緊，可是生產得受多大損失啊！我們天天在这兒开会不生產，还照样拿工錢，我們居心不忍哪！这么办，我們是决不能再拿國家的工錢啦，只求厂里想办法照顧一下我們的家屬，我們就是在这兒开一辈子会，也感念工厂对我们的好处啦！”

乙：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
甲：大伙兒正跟开会迷嘔气哪，我一看表，一点三刻！

乙：你爱人可等了你四个多鐘头啦！还不趕緊走？

甲：我溜出會議室，騎上自行車直奔水上公園。到了，把車存起來，買門票進了公園門，就跑啊！跑到橋那兒就喘